

权力的伤口



大清皇位传承内幕

李俭 著

新华出版社

权力的伤口

大清皇位传承内幕

李 俭 著

新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权力的伤口：大清皇位传承内幕 / 李俭著. —北京：新华出版社，2008. 1

ISBN 978 - 7 - 5011 - 8167 - 4

I. 权… II. 李… III. 政治制度—研究—中国—清代 IV. D69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174844 号

权力的伤口：大清皇位传承内幕

策 划：刘 飞

责任编辑：刘 飞

装帧设计：王小明

出版发行：新华出版社

地 址：北京石景山区京原路 8 号

网 址：<http://www.xinhupub.com>

<http://press.xinhuanet.com>

邮 编：100040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河北高碑店市鑫昊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720mm × 960mm 1/16

印 张：17.5

字 数：280 千字

版 次：2008 年 1 月第一版

印 次：2008 年 1 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 - 7 - 5011 - 8167 - 4

定 价：29.80 元

本社购书热线：(010) 63077122 中国新闻书店电话：(010) 63072012

图书如有印装问题，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电话：(0312) 2838225



目 录

第一章 大清洗运动	(1)
接班人之死	(2)
权力不相信亲兄弟	(6)
一个红人的垮台	(9)
以贪拿的名义	(12)
政治心事, 1622	(16)
战略大汗——努尔哈赤评传	(19)
第二章 夺权的逻辑	(22)
殉葬的阴谋	(23)
“拉链门”事件	(25)
黑夜的心理底片	(28)
幕后十四年: 帝王成长报告	(31)
政治垄断的学问	(34)
一个独裁者的脚步	(37)
开国枭雄——皇太极评传	(40)
第三章 空降现象	(43)
皇帝的资格	(44)
暗流左右时局	(46)
妥协出来的皇帝	(48)
叔嫂政治: 当权力遭遇女人	(50)
夺权不夺位	(54)



竞争者豪格难题	(56)
交接班的阴阳谋	(58)
性情天子——顺治评传	(60)

第四章 越位的班子	(63)
帝国病人	(64)
和皇帝抢肥肉	(67)
孝庄的棋子：皇帝更需要夫人路线	(69)
侵权的暴力哲学	(72)
一项传统的阴谋式美德	(75)
末日双规	(77)
创世大帝——康熙评传	(80)

第五章 一个帝王的成长秘史	(83)
----------------------------	---------------

第一节 一二把手的战争	(84)
--------------------------	---------------

挂职皇帝	(84)
二把手的“副道”	(86)
一废太子：栽赃还是告密	(88)
伪民主推荐	(92)
二废太子：结党还是谋逆	(95)

第二节 皇子党的集团式搏权	(98)
----------------------------	---------------

帝国党流	(98)
迷信支配仕途	(101)
死鹰事件：一个最佳选手的出局	(104)
导师决定成败	(106)
关键时刻别出差	(110)

第三节 历史是胜利者的谎言	(113)
----------------------------	----------------

一个政治段子	(113)
十一月十三：黑夜给我黑色的眼睛	(114)
赌徒出场，骗子登台	(116)
人事变动的政治与技术含量	(117)
戒严，紧急戒严	(119)
谁动了遗诏	(120)



葬礼的政治玄机	(122)
第四节 用生命和前程买单	(124)
泡沫性提拔	(124)
钉子户	(126)
皇上也要表忠心	(128)
一个宠臣权力期权化的幻灭	(134)
雍正出庭	(137)
铁腕君王——雍正评传	(140)
第六章 秘密接班人	(145)
死亡谜档	(146)
藏了十三年的名单	(147)
文件治国与一个“秘书”的发迹	(149)
出头椽子不一定烂	(151)
请名人作序	(153)
如何面对前任的政治遗产	(156)
权力的地狱有几层	(159)
败世之君——乾隆评传	(161)
第七章 让位不让权	(164)
资格是谁下的蛋	(165)
幕帘政治	(169)
代理人	(172)
一个实习皇帝的权力“三角恋”	(175)
战争从死亡始	(178)
庸碌帝王——嘉庆评传	(181)
第八章 名正言不顺	(184)
雷击传说	(185)
传位密诏丢了	(187)
谁制造了历史性谎言	(189)
亲不亲，血缘分	(191)
一个告密者与大换班事件	(193)



少说话，多磕头····· (195)

条约皇上——道光评传····· (196)

第九章 装老实的哲学····· (199)

儿子、老子与位子····· (200)

道光的天平····· (201)

两位教练的较量····· (204)

匣子里的意外····· (207)

悲哀，一个人的国家级悲哀····· (210)

只是寻花柳····· (212)

酒色王者——咸丰评传····· (213)

第十章 政变：1861····· (216)

皇帝撂挑子····· (217)

两枚印章····· (220)

再现叔嫂政治····· (223)

前锋董元醇····· (226)

罢工····· (228)

肃顺的乌龙球····· (230)

权力的性别····· (232)

梅毒皇帝——同治评传····· (235)

第十一章 影子皇帝····· (238)

天下第一嫖客····· (239)

奴性选拔····· (242)

翁同龢密码····· (244)

第一等的权力算计····· (246)

政治动物····· (249)

变法天子——光绪评传····· (251)

第十二章 皇权的晚钟····· (254)

大鼻子医生····· (255)



光绪的药单子.....	(258)
一个皇上三个爹.....	(261)
逼婚事件.....	(263)
亡国之君——宣统评传.....	(267)
跋：有些记忆让人痛.....	(270)

第一章

大清洗运动

清太祖努尔哈赤做梦都没有想到，他对天所盟的虚伪誓言，会打开有清一代皇权血腥争斗的潘多拉盒子。

天命六年（1621）正月，努尔哈赤为防止子侄血腥争权，特意召集代善、皇太极等人，沐浴焚香，郑重向天起誓：子孙中如果出现害群之马，应当由老天去收拾他；兄弟中如果有作乱的，应该用礼仪之心予以感化。绝对不能滥用刑暴，开启杀戮之端。^①

权力从来就不相信誓言。

此时，努尔哈赤腰间的佩刀，已沾满政治清洗的鲜血，而儿子和弟弟的魂魄，还随着连天号角，在后金国的上空飘荡。



接班人之死

明万历四十年（1612），三十三岁的褚英踌躇满志。就在当年上半年，他被父汗努尔哈赤钦定为接班人。在一片恭贺声中，他忽略了几双阴冷的眼神。

努尔哈赤选择褚英做自己的接班人，绝不仅仅因为他是自己的嫡长子。万历二十六年（1598）正月，努尔哈赤命褚英等人领兵一千出征东海女真某部。年仅17岁的褚英如初生牛犊，星夜驰骋，占屯寨二十余处，获人、畜万余后凯旋。努尔哈赤大喜之下，赐褚英“洪巴图鲁”（勇士）称号。此后，骁勇善战的褚英，追随父汗驰骋疆场，逐鹿塞外，立下了无数汗马功劳。

统一建州女真后，努尔哈赤开始有了心病。身后的千秋之业由谁来执掌，成为他征战之外最头疼的问题。五十三岁的努尔哈赤选来选去，挑中了自己的长子褚英。



清太祖努尔哈赤

在选择褚英时，努尔哈赤曾一度陷入了矛盾。长子的功绩、能力和经验都不成问题，他担心的是褚英的性格。努尔哈赤仔细分析后认为，如果让长子执政，他自小心胸狭窄，不体恤部众，容易出问题；如果让弟弟执政，把长子抛在一边，又于情于理不合。思索再三，努尔哈赤还是选择了褚英。褚英毕竟是长子，而且战功最著，选他做继承人，可以堵天下悠悠之口。至于性格方面的缺陷，努尔哈赤天真地认为，汗位是最好的教师和缰绳，褚英这匹野马成为继承人后，肯定能宽宏大度，一心为公。^②



令努尔哈赤意想不到的，他所担心的事情很快就发生了，五位勋臣和四位贝勒居然联手控告自己选定的继承人。

褚英成为继承人之前，窥视汗位的主要有两拨人。一拨是费英东、额亦都、扈尔汉、何和礼、安费扬古等五位元老，他们追随努尔哈赤出生入死，功勋卓著。一拨是次子代善、五子莽古尔泰、八子皇太极、侄子阿敏等四贝勒，他们都是牛录之主，人马众多，战绩显赫。眼看努尔哈赤步入暮年，他们都盯住汗位，打着如意算盘，蠢蠢欲动。

权力是一个巨大的磁场，在吸引尊敬和羡慕的目光同时，也会积聚忌妒和诅咒。

褚英在被努尔哈赤宣布为“二把手”的那一刻，立即成为权力斗争的焦点。原本钩心斗角、各怀鬼胎的五大臣和四贝勒，心照不宣地结成同盟，将矛头对准了褚英。他们心里非常清楚，只要褚英在，自己就不可能有染指的机会。

接班人是一个非常尴尬的角色。一方面，褚英不能越位，以免引起父汗的猜疑；另一方面，他又必须谨慎，避免成为众矢之的。在夹缝中求生存的褚英，摆在面前的只有一条路，那就是韬光养晦，谦谨恭顺。战战兢兢，如履薄冰，是接班人的生存之道。可惜，褚英并没有明白这一点。

褚英是一介武夫，但并不仅是猛张飞。万历三十五年（1607）三月，褚英和叔父舒尔哈齐等人领兵三千，由于谋略得当，以少胜多，在乌碯岩击败来犯之敌一万人。此役让褚英赢得了“阿尔哈图图门”的嘉号。阿尔哈图图门是足智多谋之意，因此褚英又被尊称为“广略贝勒”。

褚英很清楚自己的处境，上有努尔哈赤，下有五大臣和四贝勒，要想在夹缝中生存，万无一失地继承大统，必须打压和削弱五大臣和四贝勒，逐渐架空父汗，才能将权力揽入怀中。

压制反对集团的方式无非两种，一种是“拉拢分化”：团结一部分人，瓦解统一阵线，逐个击破；一种是“针锋相对”，以一人之力量，对抗整个集团，一举破之。褚英成为接班人后，依旧信奉赤裸裸的暴力法则。他脚跟没有站稳，就以“二把手”的身份，打击潜在的竞争对手。

从后来五大臣和四贝勒呈递给努尔哈赤的诉状来看，褚英的政治谋略近乎白痴：一、挑拨五大臣，使其彼此“苦恼不睦”；二、折磨四贝勒，让他们痛苦不已；三、宣布父汗死后，将不再赐予诸兄弟财帛马匹；四、声称自己继位后，将诛杀“与吾为恶之诸弟诸大臣”。他还担心四个贝勒打小报告，幼稚地让他们半夜起来对天发誓，不把自己的言行告诉父汗。^③

这场权力之争，本质上是限制与反限制、削弱与反削弱的战争，远比武场单纯的军事攻坚，要复杂和残酷得多。褚英以为自己是火，却没料到自己



才是飞蛾。

战场上依靠的是硬实力，政坛上则讲究软实力。一个优秀的统帅，未必就是一个合格的政治家。搞政治不是上战场，一刀一个来个痛快，横冲直撞只会自乱阵脚。褚英没有认清这场战争的实质，又轻视了反对派的攻击力量，看似掌握了进攻的主动权，其实在不经意间丧失了先机。政治嗅觉灵敏的五大臣和四贝勒，正愁没有机会扳倒褚英，现在见他犯了如此低级的错误，岂能轻易放过？双方统一口径后，直接告到努尔哈赤面前。

努尔哈赤并没有完全相信这种控告。

口说不能作为凭据，他让五大臣和四贝勒写出书面材料，然后亲手交给褚英，让他给出合理的解释。努尔哈赤还告诉褚英，如果认为自己没有错误，可以写出答状辩驳。褚英没有把握这次扭转局面的机会，他的回答直白得出乎努尔哈赤的意料，褚英说：“我无言可辩。”^④

褚英如此答复父汗，是恃宠生愚，还是率性妄言，我们已经无从猜测。但至少有一点是肯定的，他对后果严重性的估计不足，显示出了政治上的极端幼稚。在四条罪状中，致命的是最后两条，即褚英在努尔哈赤盛年时，以未来的大汗自居，妄谈父汗的身后事。

努尔哈赤心中涌起一阵悲凉。

自万历十一年（1583），他以十三副遗甲起兵至今，南征北战近三十年，才建立起一个地广人众的强大政权。本打算在百年之后，将帝业托付给长子，没想到褚英如此不成器，不但离间功勋，欺凌手足，而且还以为父汗廉颇老矣，迫不及待窥伺最高权力。

努尔哈赤发现突然爆发的倒储事件，将自己引到了风暴中心。他早就预料到汗位会引来激烈的争夺，但没有想到势态会变得如此严重。一方是自己选定的接班人，一方是股肱之臣和四个子侄。双方已经水火不相容，必须在两者之间作出明确的选择。

如果维护接班人的地位和权威，当此用人之际，会让众臣子离心离德，致使大业半途而废。如果维护众臣子的利益，接班人问题涉及国体，轻言废立，会影响政局稳定。努尔哈赤心里非常明白，倒储风暴如果处理不好，足以撕裂自己辛辛苦苦打下来的这座江山。

何去何从？努尔哈赤左右为难。

盛怒之下的大汗没有失去理智，眼前的现实还不足以让他立即废掉褚英。但这次倒储风暴让他看清了两个问题，一是接班人政治品格的低劣，一是反对派集团力量的强大。现在看来，以褚英的权威并不足以服众。他决定采取冷处理的方式，静观事态的发展。



努尔哈赤找来褚英，对他进行了批评教育：选择你做接班人，并非因为我年龄大了，不能四处征战，不能处理政事。作为接班人，应该宽大为怀，天下为公，绝不能目光短浅，蝇营狗苟。

为了训诫褚英，平息众怒，他还口头警告长子：如此虐待手足兄弟和有功之臣，致使大家不能和睦相处，我让你接班干什么？^⑤这明显是告诉褚英：你这个接班人不合格。

五大臣和四贝勒见好就收，扳倒褚英，绝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不过他们心里非常清楚，褚英虽然成了落水狗，但只要游上岸来，有了喘息的机会，还可能会咸鱼翻身。因此必须等待机会，彻底消灭落水狗，免除后患。

机会很快就来了。

万历四十一年（1613）春天，努尔哈赤出征乌拉，安排褚英和莽古尔泰、皇太极留守大本营。有史料说，努尔哈赤不随带褚英，是不信任的表现。其实这是一种误读。皇帝御驾亲征或巡行四方时，一般都留下储君主持大政。褚英万万没有想到，此次留守大本营，会给他带来灭顶之灾。

努尔哈赤出征归来，还没有解盔卸甲，褚英家臣就密报大汗，储汗意欲谋反，证据是：一、褚英对父汗出征乌拉，漠不关心；二、焚书告天，诅咒父汗、诸弟和大臣；三、祈愿父汗兵败乌拉；四、如果战败，关闭城门，不许父汗、诸弟和大臣回城。^⑥

这是一个足以置褚英于死地的密告。都城是一个政权的中枢神经所在，也是战略储备和精神寄托之地。如果都邑出现内乱，将会造成釜底抽薪之势。历史上诸多政权易主，首先是国都城头变换了大王旗。

努尔哈赤惊出了一身冷汗，他已经不需要褚英的自我辩护。万历四十一年三月二十六日，接班人褚英锒铛入狱。

尽管历史的灰尘掩盖了真相，但借助文献资料，我们完全可以推测出当年褚英“谋反案”的谜底。这是一个漏洞百出的圈套。所谓焚书祈愿，只是家臣事后追告，并非当场捉拿，人证物证俱获；所谓关闭城门，也是家臣一面之词，都城内并未有兵马调动迹象。唯一可能发生的就是，褚英被父汗斥责后，感觉大祸将至，焦虑万分，在背后发过几句牢骚。

努尔哈赤吃了一辈子政治饭，一般的阴谋不可能瞒过他的眼睛。然而，这个看似拙劣的圈套，却如同一把钢刀，直接插入了他的软肋。在努尔哈赤看来，褚英本来就心胸狭窄，成为接班人之后，恶性不改，欺压兄弟，急于夺权。此次趁自己亲征之际，忤逆谋反，完全符合逻辑。尤其是家臣出面指证，褚英谋反之事无可辩驳。

这里有一个不可忽视的细节。



随同留守大本营的，除了莽古尔泰之外，还有八子皇太极。十六年后，正是皇太极使用离间计，制造了袁崇焕谋反案，导致崇祯自毁长城，冤杀袁崇焕。褚案和袁案的导演是否为同一人，依据目前的史料不能证明，但两个谋反案的炮制手法如出一辙，却是毫无疑问。

褚英从统军作战到成为接班人，用了十七年；从接班人到阶下囚，却用了不到一年。褚英被囚禁以后，反对集团继续追打落水狗。万历四十三年（1615）八月二十二日，三十六岁的褚英被诛杀于禁狱。

大清历史上第一位公开预立的接班人，就这样走上了政治斗争的祭坛。

权力不相信亲兄弟

随着地盘逐渐扩大，努尔哈赤隐约感觉背后有股冷风，让他寝食难安。他慢慢发现，威胁不是来自别人，而是亲弟弟舒尔哈齐。

塔克世育有五子，长子努尔哈赤，次子穆尔哈齐，三子舒尔哈齐，四子雅尔哈齐，五子巴雅喇。其中，努尔哈赤与舒尔哈齐乃同母所生。努尔哈赤起事后，穆尔哈齐和舒尔哈齐出力最多。可惜穆尔哈齐早亡，只剩下舒尔哈齐追随兄长打天下。

努尔哈赤早年能在辽东立足，完全是依靠舒尔哈齐和明王朝辽东左都督李成梁的裙带关系。李成梁经营辽东三十年，拥兵十万，屡建奇勋，在他的治理下，“边师武功之盛，二百年来未有”。李成梁是导致努尔哈赤父祖被杀的仇人，为了能在其羽翼下安然生存，舒尔哈齐把女儿送给仇人之子李如柏为妾，故而时人有“奴酋女婿做镇守，未知辽东落谁手”之讥。这层关系连朝鲜官员都看得非常清楚，兵曹判书李德馨曾说，造就努尔哈赤今天地位的是李成梁。^⑦

努尔哈赤和舒尔哈齐两兄弟联手打天下，大败九部联军，吞哈达，灭辉发，亡乌拉，创满文，编牛录，定国政，建都城，国力逐渐强大，版图迅速扩张，迎来了称霸事业的辉煌。江山是两兄弟打下的，自然也由两兄弟来坐。每逢用兵或者处理要政，都是由努尔哈赤和舒尔哈齐共同谋划决断，制定好政策后，再颁布实施。

兄弟两人政治地位相当，他们并肩称王。女真酋长们晋京朝贡大明皇帝时，都是由努尔哈赤和舒尔哈齐分别带队。朝廷对他们的封赏，也是一碗水端平。朝鲜对努尔哈赤和舒尔哈齐也是同样看重，把兄弟俩并称为两都督。万历二十三年（1595）秋天，朝鲜通事河世国进入建州时，不但要拜见努尔哈赤，还要拜见舒尔哈齐，所采用的礼仪规则也相同，这说明建州女真由二



人共同执掌。

权力会让人迷乱,它如同醇酒,在愉悦感官的同时,也改变人的思维。眼看着权力的蛋糕越做越大,努尔哈赤和舒尔哈齐的心理,都慢慢起了变化。

万历二十三年冬天,朝鲜南部主簿申忠一拜见舒尔哈齐。寒暄完毕后,舒尔哈齐忽然说,以后你们使者给我送礼,不能比送给我兄长的差。^⑧申忠一琢磨了半天,才明白了他的潜台词,舒尔哈齐不是嫌礼品少,而是要享受与兄长同等的待遇。

申忠一并不知道,舒尔哈齐早就开始追求这种待遇了。河世国进入建州时,城内正在大兴土木,“各以十坐分为木栅,各造大门,别设楼座三处”,为努尔哈赤和舒尔哈齐建设规模相同的行宫。^⑨在政治待遇上,舒尔哈齐处处向努尔哈赤看齐,甚至连穿戴也要求一样。要知道服饰是体现权力和地位的标志。

在舒尔哈齐看来,建州女真能有今天,有一半功劳属于自己。为了这座江山,他不但冒死冲锋陷阵,而且连女儿都搭进去了,和兄长并肩称王,实属理所当然。

权力的种子一旦生根发芽,就会如同藤萝一样四处蔓延,难以抑制。

申忠一在建州女真期间,住在努尔哈赤部将家中。舒尔哈齐亲自上门造访,他非常热情地说,兄长请你,我也要接待你。他还不避嫌疑,未经许可,就将申忠一安排到自己部将家中居住。

这是一出舒尔哈齐争夺权力的独幕剧,努尔哈赤冷冷地看着他的表演。

在努尔哈赤的心里,势力膨胀的舒尔哈齐早就成了肉中刺。万历二十三年时,努尔哈赤手下兵丁万余名,战马七百余匹,而舒尔哈齐手下就有兵丁五千余名,战马七百余匹。舒尔哈齐凭借实力,处处和自己争权夺势,有时甚至公开叫板,以至于在大明和朝鲜的眼里,舒尔哈齐成为和自己并驾齐驱的领导人。

肯定有无数个黑夜,努尔哈赤在梦中被惊醒。他一生在做刀口上舔血的生意,见惯了父子反目,兄弟相残。权力是垄断而排他的,它不相信眼泪和亲情,血淋淋的暴力置换,才是通行的法则。

步步进逼的舒尔哈齐让努尔哈赤寝食难安,身边趴着如此凶猛的一只猛虎,任何人都都会提心吊胆。

卧榻之侧容许他人酣睡,那是因为形势使然。努尔哈赤明白,舒尔哈齐的存在,是对自己汗权的最大挑战,只要不除掉他,手中的权力就不可能稳固。

权力的美酒只有一个人有资格品尝,那就是努尔哈赤自己,他不可能允许舒尔哈齐染指。

但现在还不是摊牌的时候。



经过十几年的艰苦奋战，自己刚刚统一了建州女真。海西女真和东海女真鹰视于前，大明和蒙古狼顾于后，周围强敌环伺，自己的力量本就薄弱，如果现在出现内讧，势必会形成“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局面。面对舒尔哈齐的挑衅，努尔哈赤用宽容的微笑，掩饰住内心的慌怒。他不断告诫自己，目前唯一能做的就是容忍。容忍的同时，努尔哈赤恩威并济，尽力将舒尔哈齐拢在自己的麾下，安抚住他那颗骚乱不已的心，共同对付外敌。

舒尔哈齐有夺权之念，却没有蓄势之能。在他的心目中，革命无非是吃吃喝喝，多占几间房子，多养点兵马，排场大一些，就可以成为女真之主。致力于争夺待遇的舒尔哈齐，被努尔哈赤的微笑迷惑住了，他忽略了兄长的容忍力和报复心。

努尔哈赤多年纵横塞北，已经成为一头恶狼。他在耐心地等待着，等待着既能吃到肉又不损伤自身的机会。

十二年后，这个机会终于到来了。

万历三十五年（1607）三月，努尔哈赤以褚英、代善等子侄为主力将领，以舒尔哈齐及费英东等老将为辅，领兵三千，在乌碯岩大败布占泰一万军队。此战标志着努尔哈赤子侄已经成熟，军事将领进入新老交替阶段。眼看打击舒尔哈齐的时机到来，忍耐了十二年的努尔哈赤果断出手。他以作战不利为由，欲处死舒尔哈齐部将常书、纳齐布。

此次出征大获全胜，努尔哈赤却指斥常书、纳齐布作战不利，实属于“项庄舞剑，意在沛公”。乌碯岩战役是舒尔哈齐指挥的，以“莫须有”罪名处死两位将领，无非是间接打击主帅。舒尔哈齐终于明白了，努尔哈赤开始动手了。他看着兄长阴鸷的眼神，心里慢慢变冷。这十二年来，他只顾着追求待遇，有时候摸摸狼屁股，沉浸在并肩称王的快感中，完全忘记了潜在的危险。

舒尔哈齐第一次发现，原来兄长的眼神也可以杀人。他索性撕破脸皮，威胁努尔哈赤说，杀我两位部将，就如同杀我。在舒尔哈齐的据理力争下，两位部将的性命虽保住了，但他却从此被剥夺了军事指挥权。

舒尔哈齐惊呆了。

一夜之间，努尔哈赤的笑脸，忽然冷若冰霜，这个变化太快了。十几年来自己每每以合伙人自居，到头来只不过是一个打工仔，努尔哈赤才是全部股权的所有人，自己试图捞点股份，甚至操纵股权，纯属痴心妄想。他隐约感觉大祸将至，努尔哈赤这头恶狼一旦张口，不咬下块肉是不会罢休的。他向长子阿尔通阿、三子扎萨克图抱怨说，我不只是衣食住行受制于人，现在可能连性命都保不住。惶恐忧郁中，他走出了致命的一步臭棋，带领部众脱



离努尔哈赤，在黑扯木另立门户。^①

努尔哈赤笑了。

乌碯岩之战后没有处死舒尔哈齐，是因为指挥不利这个借口，不足以致其于死地。现在舒尔哈齐公然叛离，纯属自寻短路。努尔哈赤下令，籍没舒尔哈齐家产，诛杀阿尔通阿、扎萨克图，焚死舒尔哈齐心腹大臣乌勒昆。

眼见大势已去，舒尔哈齐知道胳膊扭不过大腿，又决定归顺努尔哈赤。他以为凭借血缘关系和赫赫战功，一母同胞的兄长不至于赶尽杀绝。

在权力斗争中，亲情能有几两重？利益才是最重要的砝码。

舒尔哈齐想悔一步棋，以期扭转颓势，却没料到把自己将死。努尔哈赤淡淡笑了笑，受了你十二年的窝囊气，而你又比我小五岁，我怎么可能继续养虎为患？他让手下人以请客为名，将舒尔哈齐诱入寝室囚禁起来。

囚室的条件很简陋，门户被铁皮封死，只留下两个小孔，一个往里面送饭食，一个往外面出便溺。^②曾经叱咤风云的开国元老，如今成为阶下囚，夜夜笙歌已随金戈铁马远去。抚今追昔，舒尔哈齐不禁百感交集。

不久，努尔哈赤斩草除根，以反叛罪，将舒尔哈齐诛灭。

《满洲实录》记载舒尔哈齐之死，只用了短短的22个字：“（万历三十九年）八月十九日，太祖同胞弟达尔汗巴图鲁薨，年四十八岁。”在清代早中期所有的历史典籍中，都没有为舒尔哈齐立传。而在记载满清早期重要活动的《满文老档》中，则将舒尔哈齐描述成一个无功无德的庸人和小人。

这不奇怪，历史是胜利者书写的，必然会打上成王败寇的烙印。

清代第一次政变，就这样画上了句号；而一代开国元勋，也这样云散烟消。

一个红人的垮台

天命八年（1623）三月十五日，被贬赋闲的重臣扈尔汉，提笔给努尔哈赤写了一封信，言辞哀怜，盛意拳拳，令人不忍卒读。

扈尔汉说，自从十四岁追随父汗以来，我从来没有犯过罪。而父汗和众位弟弟交给我的任务，没有不公正尽力的。在信中，年仅四十七岁的扈尔汉，还谈到了自己的凄凉晚景：“吾所娶之妻，所养之子，下之诸弟，皆已死矣。吾自身亦得重病，殆将死矣，此亦世世代代之罪过而应遭报应矣。”话锋一转，扈尔汉立下誓言，表示愿“弃其前恶，敬慎从善”，希望父汗能重新启用自己，如有违犯，愿受重罚。^③

一年多来，处分如同阴霾一样，笼罩在扈尔汉头上，压得他喘不过气来。此次违心地承认错误，就是希望能获得重新出山的机会。父汗忘记自己